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青少年的发展风险

■ 李燕平 琚晓燕 侯 欣 张 宁 张雅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北京100089;北京盛心阳光咨询公司,北京100010;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办事处,北京100071)

【摘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一些青少年由于父母离异、父死母嫁或母离父弃等原因,转由祖父母承担起全部的养育和教育责任,形成特殊的“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中的风险因素,发现隔代抚养的青少年不仅要面对家庭养育系统脆弱、祖辈教育观念落后和女性长辈的缺位导致照顾质量降低等来自家庭的风险性因素,而且要面对由此产生的个人风险性因素,包括社会性情绪呈现偏离常态的发展趋势和被遗弃感导致的自我认同困难。这些风险因素的叠加会显著增加青少年教育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出现消极结果的可能性。为减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发展的不利影响,建议开展面向青少年和祖父母的整合性社会服务。

【关键词】农村隔代抚养 风险性因素 社会服务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1.002

一、引言

家庭在个体成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养育模式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传统家庭伦理和现实育儿困境的双重影响下,隔代抚养已经成为我国亲代抚养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1]。现实生活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隔代抚养,例如,祖辈与父辈住在一起共同抚养孩子的“三代同堂型”,工作日由祖辈照顾、周末由父母照顾的“工作日型”,在寒暑假或父母脱不开身时由祖辈代管的“短期托管型”,以及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与祖父母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村留守型”等。在这些隔代抚养模式中,祖辈和父辈都承担了一部分养育责任,两代人分工合作共同养育下一代。而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还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隔代抚养——“完全代理型”的隔代抚养,即父母完全放弃或几乎放弃抚养孩子的责任,由祖辈(通常是祖父母)自愿或被迫代理父母职责的抚养模式。“完全代理型”隔代家庭

收稿日期:2022-11-10
作者简介:李燕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琚晓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婚姻与家庭、青少年心理健康;
侯 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积极青年发展;
张 宁,北京盛心阳光咨询公司职员,主要研究家庭社会学、家庭社会工作;
张雅菲,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办事处四级主任科员,主要研究青少年社会工作、社区发展。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形成往往与青少年原生家庭的解体有关，例如父母离异、父死母嫁或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弃养等情况，这些青少年的父母（或一方）虽然在世却无人愿意抚养他们，最终只能由祖父母承担全部的抚养责任。由于祖父母年龄过大，劳动能力有限，而孙子女又不符合现行政策中对孤儿的界定，无法享受国家对孤儿的经济补贴，因此这些“完全代理型”隔代家庭的经济状况都比较差，家庭中的青少年抚养需要同时面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挑战。

国外有关“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的研究显示，由祖父母养育的孩子比在养育机构长大的孩子发展得更好，他们的身体更健康，行为表现和社会适应更好[2]。特别是在单亲家庭或是低收入家庭中，隔代教养对孩子的自尊、情感以及社会性发展具有积极的补偿作用，孩子会更少地出现行为问题[3]。但是，与双亲养育的孩子相比，隔代抚养的孩子又存在着较大的情绪、社会和行为方面的风险[4]，在学业成就上，他们的平均语言素养和数学成绩明显低于双亲抚养的孩子[5]。总之，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来看，“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的养育质量虽优于机构养育和低收入单亲家庭养育，但仍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如何促进“完全代理型”隔代家庭中的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积极青年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理论认为，有益的关系、情境和生态环境是青少年发展所需的资源，青少年拥有的发展资源越多，正向发展的可能性越大[6]。国内有研究显示，家庭累积风险高是导致儿童青少年消极发展结果的根本原因[7]。因此，减少或消除家庭中的风险性因素，增加个人和环境中的发展资源，是帮助高风险青少年走出逆境，寻求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途径[8]。不过，目前国内有关“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的研究很少，尚无法为促进该青少年群体积极发展的社会服务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对此类家庭风险性因素的评估更是空白。本研究以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青少年的情绪、行为和社会适应情况以及祖父母的养育行为，剖析农村隔代抚养家庭中的风险性因素，以便为改善养育环境、促进青少年发展的社会服务实践提供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张家口市W县X中心校选取了8名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6人，女生2人；一、二年级学生2人，三至六年级学生6人。这些青少年均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由祖父母承担全部的照顾和教养责任，其父母几乎完全放弃对孩子的教养责任。导致“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其中1个家庭是因为孩子父母双亡，2个家庭是因为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5个家庭是因为孩子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去世或弃之不管①。这些隔代抚养家庭都存在明显的经济困难，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祖父母种地或捡拾废品所得。

（二）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相关资料，访谈对象有14人，包括6名青少年和8名学校老师②。

对青少年的访谈采用一对一的形式，访谈时间约40分钟。考虑到访谈对象的认知和语

① 所谓“弃之不管”，指的是父亲几乎不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例如，长期在外打工不回家也不与孩子联系，因再婚妻子不同意而断绝与孩子的往来和经济支持等。

② 在2018年2－3月完成访谈后，研究小组持续关注该群体，且在2018年底和2019年两次去当地回访并提供服务。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言发展水平，本研究中，我们只对6名三至六年级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直接访谈，2名一、二年级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则主要来自班主任的访谈。同时，我们对所有研究对象的班主任老师（共8人）都进行了深入访谈。班主任访谈采用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方式进行，访谈时间约90分钟。

访谈围绕事先设计的提纲展开，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家庭基本情况、学习情况、社会交往情况、行为表现情况、情绪状态和性格表现等。所有访谈在征求访谈对象的同意后，全程录音。

（三）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研究小组首先将所有访谈录音资料转录为逐字稿，形成研究的原始分析文本。然后，采用线性模式资料的分析思路对转录文本进行分析，使用主题分析法，在对访谈资料汇总后，抽取其中相关的主题。如，班主任所表述的“这个小孩挺要强，但是他特别爱哭。他受不了委屈”，反映出该名青少年的情绪比较脆弱、敏感（主题）。最后，将所归纳的主题合并、拆分或删减，提炼出能够充分体现材料内容的观点。

三、研究发现

（一）来自家庭的风险性因素

1. 家庭养育系统非常脆弱，难以抵御意外风险

国外有研究显示，隔代抚养家庭具有较大的脆弱性，若父辈不提供经济支持，照顾孙子女的祖辈会面临很重的经济负担和健康压力[9]。本研究也发现，农村隔代抚养青少年的养育系统十分脆弱，许多家庭都是勉强维持目前的生活，一旦家中再次发生负性事件，家庭和孩子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一，家庭经济系统脆弱。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些隔代抚养家庭原本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孩子母亲离家出走多是因不堪忍受贫困。在母离父弃或父死母嫁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孩子的父母不仅不参与孩子的日常照顾和教育，连经济上的支持也没有，年迈的祖父母成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家庭的经济来源比较单一，经济收入主要靠务农，少数家庭则是以捡垃圾为生，家庭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爸爸什么也不管，爷爷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奶奶患有精神疾病……家里（经济收入）就靠爷爷种地，非常贫困”（3B05的班主任）。

第二，家庭社会支持网络脆弱。在传统文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农村，父亲是子女养育的主要力量，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会给双亲或父亲去世的孩子一定的照拂和经济支持，但那些父亲在世却被弃养的孩子就很难得到其他亲属的同情和支持。3B05的班主任谈道：“后妈不让爸爸管这孩子，爸爸就什么也不管……他三叔很有钱，但对两个老人都不管（指望不上）”。还有一些被访的隔代抚养家庭自祖父那一辈就比较贫困，也没有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的亲戚或其他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们抵御风险。3B04的班主任说：“妈妈生下他就跑了，爸爸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出车祸去世……有一个二叔也生病了……（他们家）没有亲戚支持”。

第三，作为主要照顾者的祖辈健康脆弱。这些被访青少年主要由祖父母照料，但是爷爷奶奶的年龄都比较大，且身体条件也都不好。在8个研究对象中，有3个孩子的祖父母年龄已经超过70岁，2个孩子的奶奶有精神疾病，1个孩子的爷爷有心脏病，1个孩子的奶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2个孩子的奶奶或爷爷已去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孩子一方面可能面临着没有照顾者的风险，另一方面可能陷入更加贫困的生活境地。对此，孩子们自己也感到非常忧虑。5G11说，“希望爷爷奶奶年轻一些”；她的弟弟4B07则表示，“希望魔法师能让爸爸复活”。5B09说，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想让自己的家人永远不会老，这样就可以一直陪着自己，自己就不会那么孤独”。

2. 祖辈教育观念落后，对教育的关注度普遍较低

已有研究发现，养育者对儿童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影响孩子的学业表现，家长积极的教育观念是留守儿童取得良好学业表现和个人发展结果的保护性因素[10]。但是本研究发现，在农村隔代抚养家庭中，由于祖辈年龄普遍比较大、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导致老人们的教育观念滞后，在抚养孩子时比较重视吃饱穿暖之类的养育问题，对于孩子的学习与性格习惯方面则缺乏重视和引导。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隔代抚养青少年的两种处境。一种是“无养无教”，即祖父母对青少年基本生活照料都不足，更别谈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了。这种处境一般发生在祖辈自身的状况也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例如，祖父母（特别是祖母）身体或精神上有疾病，或者祖辈一方去世了。上面提到的研究对象3B05、2B02、1B01就属于典型的“无养无教”的处境。例如，1B01的班主任表示，“没娘的孩子太可怜，脸黑黑的……不写作业奶奶也不管，也管不了，后爷爷更没法管”。另一种是“有养无教”，即祖父母对青少年的基本生活照料尚可，但由于祖辈忙于生计，对孩子的学习和教育的关注处于较低水平。这种“有养无教”的情况，家里一般有身体健康的爷爷奶奶，能够满足孩子日常生活照料的需要；或者孩子已经大一些了，有照料自己的能力；或者有能够照料自己的哥哥或姐姐。但是祖父母对孩子学习上的监督、学习习惯的培养、精神上的关爱和引导则非常欠缺。这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是编号为5G11和4B07的姐弟两人。他们的父亲得癌症去世后，母亲改嫁且常年在外打工，继父不希望妻子继续照顾两个孩子，姐弟俩只能和祖父母一起生活。5G11的班主任谈道：“（孩子）衣服挺整洁的……但是爷爷很少主动和学校联系。我主动打电话，感觉爷爷好像听不懂似的，觉得沟通起来有代沟，老年人可能觉得这（老师的电话）没什么重要的”。“爷爷奶奶不会管孩子的，隔辈教育不行……这爷爷奶奶，最多就（说一句），你去做作业吧，什么也不管了”（4B07的班主任）。

无论身处何种处境，这些由祖父母抚养的青少年都面临着祖辈对教育的关注度和投入度不足的现实。（1）对上学和接受学校教育本身缺少足够的重视。这些农村地区的祖父母自身受教育程度很低，有些青少年的祖母甚至是文盲，教育观念也比较落后，有些祖父母因为嫌接送孩子麻烦，一点小病就给孩子请长假。3B05的班主任说，“一个小感冒，就能在家待上一个月，学校给家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联系上了（爷爷）说地里忙，顾不上送他上学”。（2）把孩子的学习完全交给老师管理。由于自身见识有限，很多祖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也需要承担引导、教育、支持和监督的责任，对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缺少监督，也不愿意花钱给孩子买学习资料。3B05的班主任说，“有时候我们需要订一些参考书什么的……他基本上没有按要求来（买）的，他爷爷不愿意给他花这钱”。“留作业之后，孩子们拿回去写完，回来（我自己）再查，家长们（指爷爷奶奶）根本就不管”（2B02的班主任）。（3）缺少对学校教育的配合，不会主动联系老师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在8个研究对象中，只有3B04的爷爷会经常去学校，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其他孩子的祖父母从不主动联系学校，只有参加家长会和接送孩子的时候才会去学校，也很少主动询问老师孩子的在校表现，甚至老师打电话也不回应。研究对象6G13的班主任说，“她爷爷（与学校联系）不是特别（多）……就基本上是我们（主动联系），比如说孩子生病呀，她爷爷奶奶才过来接她一下”。

3. 女性长辈的缺位导致照顾质量降低

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男性主要负责种地和发展家庭经济，女性往往承担着照顾家庭和子女的主要责任。一个家庭中，成年女性的缺位大概率会导致日常生活秩序混乱，如家庭环境脏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乱、家庭成员卫生状况差、饮食不规律和质量偏低等，进而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和发育。同时，由于缺少成年女性的行为指导和情感支持，孩子的情绪和行为也可能出现偏差，如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恰当的社交行为和出现负面情绪问题等。已有的研究显示，母亲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绪适应、行为问题等具有重要影响[11]。

本研究中，8位青少年虽然都是完全意义上的祖辈抚养，但由于祖母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不同，他们所获得的生活照顾质量存在明显差异。那些祖母患有精神疾病和严重身体疾病的孩子精神面貌往往较差，尤其是年龄比较小、自我照料能力差的男孩子们会很邋遢。“（孩子）奶奶精神上有些问题，说话颠三倒四……生活基本上没人照顾，孩子经常穿着大人的衣服”（3B05的班主任）。“孩子机灵，但是生活上没人照顾，每天都黑不拉几的，有时（看不过去）我在办公室给他打水洗洗脸”（1B01的班主任）。这种较差的个人卫生状况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校适应和同伴关系，甚至可能导致同伴排斥，为青少年的成长增加风险性因素。2B02的班主任谈到，“（其他）孩子有时候跟他挨着坐就会说，老师，他（身上）有味……（衣服和身体）老不洗，身上爬那种小爬虫，同学都不愿意和他做同桌”。还有一些孩子则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社会化问题，例如，3B05就因为不恰当的社交行为而被同学不喜欢和排斥“（这）孩子调皮，喜欢打打闹闹，不让人省心……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就是缺乏管教……他会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抱小女孩，或者是去摸男生的隐私的地方……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没有人去很好地指引他，然后经常被抱的小女生会去告老师，其他孩子们都觉得（他）这个心理不正常”（3B05的班主任）。

相比之下，那些祖母身体比较健康的青少年看起来身体更结实，衣着虽然简朴但干净整洁，脸也洗的比较干净，同伴关系也比较健康。“（平时）衣服挺整洁的”（4B07的班主任）；“（她）一直都扎个马尾，干干净净的，挺利索……气质挺不错的，有个校外老师说她像韩国一个什么明星”（5G11的班主任）；“爷爷奶奶特别照顾他，（每天）穿得暖暖的”（3B04的班主任）。

（二）来自青少年自身的风险性因素

1. 社会性情绪呈现偏离常态的发展趋势

隔代抚养的一些研究发现，与父辈抚养的儿童相比，祖辈抚养的儿童情绪更不稳定，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更差，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和问题行为[12-13]。本研究中，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隔代抚养青少年在社会性情绪上开始出现一些偏离常态的发展迹象。总结起来，有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社会性情绪上的压抑与封闭。主要表现为孩子的情绪非常内敛、平静、过度压抑，对外界刺激反应少、反应慢，从表面上看不到情绪的外露与表现。典型的代表案例是编号为5G11的五年级女孩。在访谈的过程中，班主任反复用“不像一个孩子”来形容这个女孩给人的感觉：“自我封闭比较多，不哭也不笑，没有大喜大悲，一直就那么一种表情，别人夸了她也是一本正经的，也不笑，很镇定……别人暴躁的时候她在那镇定，别人大悲的时候，她还在镇定，就那种孩子”。在对5G11本人的访谈中，当访谈者问道：“如果难过的时候会找谁安慰呢？”她说：“自己和自己说，自己安慰自己”。谈到自己的性格时，她表示自己“比较冷淡，不想和别人交往，也不想和别人说话”。研究对象3B04也属于这种情况，“感觉这孩子就像老人一样，干什么都比较慢，不像其他孩子欢蹦乱跳，特别沉稳”（3B04的班主任）。

另一种是社会性情绪的过激反应。主要表现为爱哭、敏感、焦虑，受不了挫折与批评，过度解读老师和同伴的语言和行为。典型的代表案例是编号为5B09的五年级男孩。班主任谈道：“这个小孩挺要强，但是他特别爱哭……他受不了委屈，（有一次宿管老师冤枉了他）我说那是你弄的？（他说）我没有，然后他又哭了，刷刷刷就哭。他说我真的没有，就一直跟我哭”。还有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次他的头在窗户上磕得红了一片，班主任看到询问他怎么了，“呼啦一下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哭得没完没了，还得要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越是关心他，越是哭得厉害，好像那个委屈劲儿就上来了就那样……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不怎么哭了，他就特别爱哭”。在对5B09本人的访谈中，当谈到性格时，他也表示自己“特别爱哭”。另一位研究对象6G13的班主任也觉察到，祖辈抚养的孩子比父母抚养的孩子更敏感些，“她（6G13）压力比较大，心事也比较重……心理比较脆弱，（学不会的时候）学习小组的同学说她两句她就会哭……很内向，不愿意表达”。研究对象6G13自己在访谈中也谈到自己特别胆小，“看到爷爷坐在那一声不吭，就吓得慌”。

2. 被遗弃感导致自我认同困难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些隔代抚养的青少年都有明显的被遗弃感，特别是那些被母亲抛弃的青少年。班主任们在日常观察和交流中发现，这些孩子对于谈论遗弃、失联或去世的父母时都是避讳的，对于自己没有父亲或母亲这样的情况无法接受，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你跟他说奶奶可以，说爸爸也行，但是你不能提他妈，一提他妈妈就不吭声了，心里头不痛快”（1B01的班主任）。研究对象5B09谈道：“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亲人（指奶奶和二叔）很久不回来，就感觉是自己被亲人抛弃了一样”。幼年时被抛弃的恐惧会导致个体自我的评价较低，敏感、脆弱、容易自责。在他们无法面对自己身份与其他同伴的不同之处时，很可能造成未来自我认同发展的困难和障碍。本研究发现，由于被遗弃的羞耻感和恐惧感，一些隔代抚养的青少年已经开始表现出较低的自我认同，内心非常敏感，表现得格外懂事听话，不给老师家长惹事。“他特别腼腆羞涩，爱笑……就是那种笑透露出一种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挺可怜的”（2B02的班主任）。“她是班里需要最少的孩子……会照顾弟弟，给弟弟洗衣服”（5G11的班主任）。而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有可能改变艰难的处境，因此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这种内外挤压导致他们自我认同的扭曲，对自己的认可度低，常常有很深的自责。2B02的班主任谈道：“（有一次被留堂）他爷爷去接他的时候，他就哭了，说我笨死了，乘法口诀我也背不会……自己就觉得自己是挺笨的那种，自己骂自己笨死了，口诀都背不会，怎么搞的”。研究对象6G13在访谈中也谈到，“（感觉）学习压力重，下课都在学习……自己怎么学也学不好（自我厌弃的口吻），平时的测验都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四、综合讨论与建议

（一）综合讨论

本研究着重剖析了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中不利于青少年发展的风险因素，发现了五个主要风险点（3个家庭风险，2个个人风险）：（1）养育系统自身的脆弱性，包括家庭经济系统脆弱、社会支持网络脆弱、祖辈健康脆弱；（2）祖辈教育观念落后；（3）女性长辈的缺位导致照顾质量降低；（4）青少年社会性情绪呈现偏离常态的发展趋势；（5）被遗弃感导致的青少年自我认同困难。这些风险因素的叠加，显著增加了青少年出现消极发展结果的可能性。

1. 隔代抚养的多重风险增加青少年未来辍学的可能性

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面临的多重风险可能导致青少年过早离开学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隔代抚养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家庭经济困难仍旧是我国农村青少年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农村隔代抚养家庭中，由于缺少青壮年劳动力，而祖父母劳动能力又有限，现阶段的经济收入只能维持低水平的日常生活。随着祖父母年龄增长，其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会进一步下降，家庭经济将越发拮据，进而可能导致青少年不得不过早离开学校，出去打工挣钱。二是祖辈落后的教育观念和有限的教育能力。已有研究显示，家庭通过对教育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经济投入、对学业(校)活动的时间投入、提供角色榜样和行为指导等途径影响青少年的教育获得[14]。本研究中,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且见识有限,农村祖辈在隔代抚养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养育弱教育”的特征,对孙辈学校教育的关注度和投入度都比较低,对学习过程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和学业表现,而较差的学业表现又会打击青少年的学习信心,最终导致因学习信心不足而辍学。三是母亲角色的缺位。已有研究显示,与父亲相比,母亲通常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倾向于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15],对子女学业(校)活动的关注度和时间投入也更多,有母亲陪伴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要优于父亲陪伴的留守儿童[16],同时拥有更多的高中教育机会[17]。可见,母亲在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而隔代抚养家庭中母亲角色的缺失,可能减少青少年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

2. 隔代抚养的多重风险增加青少年出现社会适应困难和情绪问题的可能性

母亲的缺位、偏离常态的情绪发展趋势和较低的自我认同,增加了隔代抚养青少年出现社会适应和情绪问题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公域与私域的性别角色观念,一般家庭中母亲主要照顾子女的生活起居、提供角色榜样、行为指导和心理慰藉,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绪适应、行为问题等具有重要影响。身心健康的母亲可以为孩子创设与同伴、成人交往的机会,在互动过程中规范不良行为,从而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减少问题行为[18]。邓林园等的研究发现,父母陪伴可显著预测儿童的自我价值感,那些在儿童期缺乏父母陪伴体验的个体,在青少年和成人期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19]。而本研究中,这些“完全代理型”隔代家庭中母亲都是缺位的,甚至一些家庭中祖母(因为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也是缺位的,这将对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增加社会适应的困难和问题行为的风险。另一方面,与父母去世相比,父亲或母亲健在却不愿抚养他们,这种被抛弃和被嫌弃的经历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打击更大。“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没有父母? 他们为什么抛弃我?”在他们无法面对自己身份与其他同伴的不同之处时,很可能造成未来自我认同发展的困难和障碍,进而导致社会适应困难和出现情绪问题。依恋理论的相关研究显示,重要抚养人长期缺位和情感断裂导致的“不安全依恋”,是造成儿童社会适应和情绪健康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不安全依恋—回避的个体倾向于避免与人保持亲近的关系,表现出高回避、低焦虑的特点;而不安全依恋—焦虑的个体则倾向于怀疑自己,担心自己被抛弃,表现出低回避、高焦虑的特点[20]。已有研究发现,祖辈与儿童的依恋无法弥补和替代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21],在由祖辈承担完全抚养责任的家庭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会受到负面影响[22]。而在“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家庭中,青少年既没有办法获得来自父母的成长陪伴,也无法与父母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影响着青少年对自我的认同,进而导致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和情绪健康问题。

(二)建议

对于原生家庭破裂、被父母亲弃养的农村青少年来说,跟随祖父母长大是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存在的诸多风险会显著增加青少年出现消极发展结果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应该面向隔代抚养家庭的祖辈和孙辈开展整合性社会服务,在增加家庭内部发展资源的同时,引入外部环境中有益的发展资源,从而减少其在教育发展、社会适应和情绪行为等方面出现消极结果的可能性。

一是依托社区为隔代抚养的祖父母提供支持性服务,协助祖辈更好地完成养育和教育职能,为青少年营造支持性的家庭养育环境。国外相关研究显示,承担孙辈养育职责的祖辈普遍需要经济支持和可及性的社区服务,特别是可及性的社区服务能够令隔代抚养家庭祖孙两辈均受益,祖父母获得社区服务的信心越大,孙辈的学业表现越好[23]。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农村社区开展以下几个层面的服务。(1)为隔代抚养家庭提供个案管理。在社区建立“完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全代理型”隔代教育家庭的档案，定期进行回访，及时了解家庭在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求，帮助家庭链接所需要的帮扶资金、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等，并为有需要的祖辈和孙辈提供个别化的情绪疏导和心理服务。(2)协助家庭争取来自父辈的经济支持。在村委会帮助下，通过合法途径为隔代抚养家庭争取应有的经济支持，如让青少年在世的父亲或者母亲定期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和老人的赡养费，缓解隔代抚养家庭的经济压力，进而降低隔代抚养青少年因经济原因辍学的风险。(3)开展心理教育小组活动，提升祖父母的亲职能力。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帮助隔代抚养的祖父母们调节情绪、纾解压力；提升他们获取社会服务和资源的能力，提高对生活的控制感；同时传授有关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和教育方法的知识，总结隔代教育容易出现的问题，寻找适合隔代教育的方法，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养能力。(4)提供“喘息”服务。动员村落中的志愿者，定期为有需要的隔代抚养家庭提供生活照料，以缓解年迈的祖父母因日常照料孙辈而产生的压力；女性志愿者还可以同时为孩子们提供角色示范、行为指导、心理慰藉和社会交往机会，协助祖辈培养青少年的自理能力、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为习惯，以弥补家庭中母亲教养角色的缺失，促进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

二是开展直接面向青少年的向导服务(Youth Mentoring)，通过创设健康有益的向导关系来弥补农村隔代抚养家庭人力资本的不足，帮助青少年获得更多的积极发展资源。由于农村隔代抚养家庭中祖辈自身能力的限制，完全依赖他们来改善青少年的养育环境并不现实，因此有必要引进外部环境中的有益资源，弥补隔代抚养家庭在青少年学业投入、成长关怀上的不足，增加青少年的发展资源。大量研究证明，对困境或风险青少年来说，向导服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干预方法，能够为困境青少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推动青少年在社会、情绪、行为和学业等领域产生积极改变[24]。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在村委会或学校的帮助下，为隔代抚养家庭链接一些有爱心、有智慧的成年志愿者，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一对一向导服务，给予家庭中的青少年精神关爱、学业指导和榜样示范，协助他们面对学校、家庭、社区和个人成长中所遇到的困难，促进青少年自我和情绪的健康发展，进而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

结语：本研究主要运用深入访谈的方法，从学校老师和青少年两个角度考察了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的风险因素，为更好地服务于隔代抚养青少年及家庭提供了实证依据。不过，由于样本均来自华北地区的贫困农村，且样本量有限，对研究结果的推论和运用需要谨慎。后续应该扩大样本量，充分考察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状况，并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检验隔代抚养风险因素对青少年发展的消极影响，为有效地开展隔代抚养青少年服务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卢富荣 宋煜静 刘路培 方选智 张 彩：《隔代教育对孙辈和祖辈的影响：双刃剑效应》，载《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0期。

[2] Harnett, P.H., Dawe, S., Russell, 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eeds of Grandparents Who are Raising Grandchildren,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14, (4).

[3] Tanskanen, A.O., Danielsbacka, M.. Beneficial Effects of Grandparental Involvement Vary by Lineage in the U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2, (8).

[4] Smith, G.C., Palmieri, P.A.. Risk of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among Children Raised by Custodial Grandparents, Psychiatric Services, 2007, (10).

[5] Pilkauskas, N.V., Dunifon, R.E.. Understanding Grandfamilies: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parents, Nonresident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6, (3).

[6] Benson, P.L., Scales, P.C., Hamilton, S.F., Sesma, A., Jr..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M. Lerner,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ume 1 of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6th ed.), Hoboken, NJ: Wiley, 2006, pp.894 – 941.
[7] 熊俊梅 海 曼 黄 飞 辛 亮 徐 颖:《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年第1期。
[8] 李燕平:《青少年研究的新趋势——恢复力研究述评》,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
[9] Lee, Y., Blitz, L.V.. We're GRAND: a Qualitativ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ilot Project Addressing the Needs and Strengths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16, (21).
[10] 李燕平 杜 曦:《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11][18] 李燕芳 刘丽莎 刘丽君 徐良苑:《母亲风险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载《中国特殊教育》,2014年第5期。
[12] 姚春荣:《家庭环境与幼儿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载《心理科学》,2002年第5期。
[13] Pilkauskas, N.V., Dunifon, R.E.. Understanding Grandfamilies: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parents, Nonresident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6, (3).
[14][17] 杨菊华:《父母流动、家庭资源与高中教育机会》,载《学海》,2011年第2期。
[15][16] 郑 磊 吴映雄:《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来自西部农村地区调查的证据》,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9] 邓林园 许 睿 方晓义:《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与青少年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0] Bartholomew, K., Horowitz, L.M..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 – 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
[21] Xing S F, Liang X, Yue J H, et al..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acts on Children's Socio – emo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andmother Co – parent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6, (5).
[22] 琚晓燕 张晨轩:《隔代教养对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兼论父母教养投入的调节作用》,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23] Shovali T.E., Emerson K.G., Augusta M.. School – aged Children Living in Grandfamilies: Grandparent Caregiver Confidence in Community Resources Matters, Child Welfare, 2019, (2).
[24] DuBois D.L., Keller T.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Supports for Youth Thriving Into a Community – Based Mentoring Program, Child Development, 2017, (5).

(责任编辑:崔 伟)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